



燧音遂將即亮翻國長春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
官裏始上卷是年四月

備其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

造七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將

到翻帥燧知其心願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

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復扶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

徇國立功四十餘年大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

功其後回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鎮叛亂外禦內討亦

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二十一年今日四十餘

年四字誤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

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而

射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

守勿出弟讀曰皆曰諾至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

逼河中至焦籬堡漢戶昆翻又戶本翻城戶咸翻瓌

西守將尉珪以七百餘人降尉紆勿翻本復姓尉遷後

同翻下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

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

於城上以侮之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且曰我降漢

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

騎入城慰撫其眾大呼曰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吾輩

復為王人矣復扶又音如字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

用兵不為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渾瑊昆翻又戶

李懷光

死

不逮不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此謂之試官兼官以

及也寄祿也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宋白曰河西州舊朝邑之也唐上

憲衛也元元平以朝邑地置河西縣大曆二年復置朝邑縣

仍新朝邑五鄉并割河東三鄉依舊為河西縣縣境

東西十四里帥讀曰率考異曰舊志傳曰燧帥諸

軍濟河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平名俊斬懷光首

以城從河中軍士自相驚曰吾城授甲矣又曰東

城城隊矣河中夾河心為城西為城河東為城須更

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

盛武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意見二百二十上

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璿寵待甚厚及懷光

屯咸陽不進璿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

懷光子李璿自投

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生在二事之如但

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

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

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矣之為于偽翻下同

縫使君臣之間無隙不當密奏其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

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

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

俱死矣復有何策哉復扶又翻下同使臣賣父求生

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矣朕更至咸陽諭卿父

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至咸陽而還

大正...

通...

...

...

旋又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

萬方說式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

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邪音耶及李泌

赴陝李泌赴陝見上一卷是年七月上謂之曰朕所以再

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瑾也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

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陝失舟翻為于季翻

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帝自奉天幸山南也

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謂之願厚復扶又翻又願厚無慙於人知愧者色見

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璣固賢

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謂之願厚復扶又翻又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

死璣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此令尹子南之子與李璣

短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變以死繼之朔方將牛勣其將閻晏等七人勣晏

州東保河中稱兵犯同州者也燧傳考餘皆不問燧自

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史言馬燧期以一月平

懷光不燧出高郢李鄴於獄懷光囚郢鄴見上卷本

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元也揚懷賓戰甚力上

命特原其子朝晟李懷光囚朝晟見二百三十卷

成正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帥寧張本上使問

翻

愚意李璣更與子南之子不同李璣直與可奈何子南之子則尚有可全之道

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處昌令悉條奏

丁翻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

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

部及新附諸帥曰新附諸帥謂太子納王奉天息兵之

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討伐如此則四方負

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又音如字

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幸不可以

常覲上時掌翻徵臣姑以生福為憂未敢以獲福

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誠降非常之大號

元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揚同假王

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王武俊田悅李納去王武

元元觀費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謂馬燧韓滉

因其事而觀其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

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

聖王之敷理道服暴高宗諱政之任德而不任

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

矣同悖蒲內翻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擗彼於死地又音子西而

求此之父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父安也從古

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率循也不率謂不監循上之教令也

境權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言其驚也最

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威德之言革面易辭且

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

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

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僮事與言背則慮禍之

態復興陸贄言小可以謂之深切當又曰朱泚滅

而懷光弑懷光弑而希烈征希烈僮平禍將次及則

彼之畜素疑而懷但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為子又

曰今皇運中興天而將悔以逆泚之偷會禮目

又言此唐都長以懷光之僮保中畿開元八年以河

河西二縣為次亦歲未再周相次梟於去年六月斬

而平懷光梟於謂島其首實眾慮驚心之日言眾惡

也惡吐羣生改觀之時觀古玩翻威則已行惠猶未

洽誠且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厥乘

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

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

悔也興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但以猖狂失計已竊

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覩於天地之

閒耳荷下可翻覩也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孟子曰殘

大三

之獨夫言人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

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陸

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籌窮是乃徑率之

類徑邊迷翻又部禮翻徑不有人禍則當鬼誅論李

希烈事曲盡情勢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百戰

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

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藥加馬燧兼侍

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資各有差燧音遂

翻瑊古咸翻校古孝翻將即亮翻資來戴翻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

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軼徒結李希烈若降當待

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行陸贄初志農

嘗將神策軍成成都蓋唐曆十四年救蜀時也將及

還以營妓高洪自隨洪從宣翻西川節度使張延賞

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疏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

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相息亮翻以

延賞為左僕射李晟居功名之際以一婦人之故修

以私怨聞之其能自安米斯不學之駱元光將殺

徐庭光謀於韓遊瓌古曰庭光辱吾祖考謂為優

侮之吾欲殺之馬公必怒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

壬午遇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數所王翻命

此事蓋賢者不克其快怨於廷賞則非也

壬午遇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又所王翻命

軍以元帥為主
元光種族禪
時無元帥是
無天子也
環此折疑
大誤疑凶而
故元光允謀
也

左右碎斬之

考異曰實錄用申駱元光專殺徐庭

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詔厚及祖父義不同

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一日蓋奏

到之日也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

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燧音遂降

直遙翻統他綜翻俗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禪將公

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

為之請為子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眾

朔方軍自是分居邠州矣自郭子儀以來朔方軍亦

居邠者韓遊瓌帥之居蒲者渾瑊帥之不相統屬

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耕翻疾甚白病九月己亥詔

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呼已

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

薨尚以疾罷而薨冬十月癸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時河

鎮及淄青淮西皆不入貢于闐王曜上言兄勝讓

國於臣事見二百二十一卷肅宗上元元今請復立

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卿還其國勝固辭曰曜父

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又音如字不習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銳為詔王諮

議詔王暹代宗子也唐制王

租賦委親
察刺史
宰相判六
曹尚書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
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
之孫也散悉曾翻騎奇寄翻劉子造少居上元照翻
元縣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
人謂之四憂憂者唐虞之良臣時人以造在朝廷
敢言故不次用之朝直滋映多議事於造造又在江
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
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劉中遣官部
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
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

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使跪吏翻度徒洛翻尚
言中孚判度支兩稅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

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將即亮翻
山南東道節崔造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

論鹽鐵過失張本泥呼廣翻甲戌以琇為尚書右
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集津倉在

三門東三門西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底
倉在三門兩山屹立河水分流包山而過世謂是月道成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
之代宗大曆七年陽滑毫節度為永平節度貞元元
年永平軍節度更號義成軍節度興元元年李澄

通鑑卷之...

陳等殺

李希烈

降

實柱娘

得鄭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

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果如陸費所料因以兵悉誅其兄弟

妻子舉眾來降降戶江翻入汴州州間戶曹參軍實良

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

慎無感必能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

色在希烈側復能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

不物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

那一軍莫如陳希烈其妻實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

先往來以姊妹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

然之桂娘因以姊妹事先奇妻嘗問曰為賊遲必敗

姑且早圖饋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州得鄭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

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果如陸費所料因以兵悉誅其兄弟

妻子舉眾來降降戶江翻入汴州州間戶曹參軍實良

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

慎無感必能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

色在希烈側復能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

不物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

那一軍莫如陳希烈其妻實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

先往來以姊妹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

然之桂娘因以姊妹事先奇妻嘗問曰為賊遲必敗

姑且早圖饋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州得鄭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

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果如陸費所料因以兵悉誅其兄弟

妻子舉眾來降降戶江翻入汴州州間戶曹參軍實良

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

慎無感必能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

色在希烈側復能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

不物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

那一軍莫如陳希烈其妻實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

先往來以姊妹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

然之桂娘因以姊妹事先奇妻嘗問曰為賊遲必敗

姑且早圖饋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與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且示決有獻含祔者往銀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

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

比毗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

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又復扶數月人膚色

乃復故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滄州始別

此觀之則以程日華為橫海軍秋七月淮西兵馬使

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

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使疏吏翻少弟照翻巴酉以虔

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以隴

右行營節度使由環為陳許節度使由環時以隴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由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

簡賦役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八月

癸未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子十寧謀搃軍務祕不

發喪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

麥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

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初上與李泌議復府

兵泌因府以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西魏

府兵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且言府兵

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

習戰陳陳讀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

府者折衝果毅驗發之至所期處發兵刻期將帥

兵議後府

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

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罷兵使各隨便道歸農行者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行者

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

以圖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二年於是始有父成之役武后

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墮讀為人所賤百姓恥之

至蒸慰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是

二百一十四卷文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

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直則苦役夜繫地牢緒慈陵翻誘音

西繫音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卒還者什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

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中國恐累宗祚故也瑞翻自

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紅山兵謂之曠騎見二卷開元

十年十其後益為六軍八軍分左右及李林甫為相

奏諸軍皆募人為之見一百一十六卷兵不士著略翻

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

毛萇曰梗惡也鄭玄曰始生此禍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擲使府兵之法常存不

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偏犯為陵下為替陛下思復

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

與卿議之因置十六衛上將軍先叙議復府兵之事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

府兵壞於召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
軍二人將軍二人十六衛上將軍從二品神策大將

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

墨纒出視事墨纒自晉襄公始纒倉回翻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

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迺不敢襲位丁

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

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剽匹妙翻及也淄

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自李正己以來淄青兵

守其境亦稱行營耳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

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館朝直遙翻賈耽曰柰

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處昌呂翻命館於城中耽

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

也騎奇寄翻吐蕃遊騎及好時時音乙巳京城戒嚴復

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

以避吐蕃復扶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

裝具糗糧見賢通翻理裝治裝也人情恟懼夫大福

不再在傳楚靈王之言恟許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

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為子李晟遣其將

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晟成必翻其將即亮翻

戒之曰虜過城下又音如字驍堅亮翻隴州之東有

汧陽縣汧城在其旁汧口堅翻

李晟敗吐蕃

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則五方旗虎豹衣言其軍士所服之衣畫為虎豹文乃其

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似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

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燧音遂渾瑊音昆

戶本翻瑊古咸翻為尚結贊間李晟劫渾瑊賣馬燧張本去羌呂翻入鳳翔境內無所

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季令公召我來傳李晟

時為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此尚結贊所以間晟也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犒口到翻使

蕃姓也良輔其名與王使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

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

斬其將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騎奇寄翻屈律蕃人三字姓

還從宣翻又如字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寧慶二州名癸酉軍

於合水之北合水縣屬慶州隋開皇十六年置九水縣在慶州東北四十五里邠

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

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邠甲是翻使疏吏翻瓌古回翻將即亮翻吐從

讀入聲陳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奔所掠而去十月

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乙未韓滉入朝呼

廣翻自京口入丁酉皇后崩辛丑吐蕃寇鹽州

鹽州五原郡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

漢五原縣地

韓滉初
劉玄佐入朝

去彥光乘表奔鄆州九域志慶州東至鄆州二百五十里吐蕃入據之

考異曰鄆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圍鹽州刺史杜彥光請委城以其聚去吐蕃許之分軍竊據今據實

此錄在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及河朔故事西父未入

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汴皮變

遙翻滉呼廣翻過古未翻又古卧翻韓滉鎮二浙雖

王室播遷而巡屬寧晏轉輸絡繹劉玄佐以是重其

才滉父休以剛直致位宰輔滉所歷任皆著聲績劉

玄佐以是重其望滉為江淮河南諸道轉運使玄佐

賜履之地也乃漕運之所經以職分言之則滉相約為

兄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

時入朝玄佐曰父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

及弟宜早入朝玄母垂首滉與劉玄佐結為兄弟則

謂其父為文人行故不可使吏帥諸婦女往填宮也

凡反者家屬皆沒入掖母悲泣不自勝勝音滉乃遺

玄佐錢二十萬緡遺唯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

金帛賞勞勞力到翻緡眉中點考異曰柳氏叙一

軍為之傾動為于玄佐驚服然而遣人密聽之滉問

孔目吏孔目吏今州郡皆有之謂之孔目官今自所

費幾何詰責甚細詰去吉翻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

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韓滉既遣劉玄

又大出賞勞以動其一軍之心玄佐雖欲不入朝得

乎使疏吏翻朝直遙翻考異曰鄆侯家傳曰韓相

將入朝觀先公令人報比在關庭已奏來則必能致

大梁入朝今來所望善諭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果

漫或使

玄佐入朝者

半由玄佐

賞勞一軍為

傾動也而

此則子不

以君子臣不

可以為忠矣

嗚呼

入朝此蓋李繁掠
美今從柳氏叙訓
崔迥改錢穀法事多不集諸使

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
謂解判鹽鐵而為
右丞也琇音秀

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
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

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及罷諸使
今更從舊

吐蕃又寇貞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
衆去遂據其城

魏所本者也若唐時党項諸部亦自有
拓拔一姓我朝西夏其後也夏戶雅翻

又寇銀州州
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弃之又陷麟州

河郡固陰縣地周武帝保定二年於縣城置銀防三
年置銀州因谷為名舊有人收馳馬於此谷虜語擊

馬為乞銀故名西北至夏州二
百三十里北至麟州三百里

上庚申崔造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
千五百一十二里

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韓滉著
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復

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百
十八里自揚子以於北皆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

師錢重貨輕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令
轉送入關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

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
水路至京師所費三二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

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及滉揔度支遂寔宿心累
誣奏琇至是而貶焉舊崔造傳曰造與无琇素厚罷

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
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

初江淮漕運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乃罷造知政事

貶琇雷州司戶鄴侯家傳曰時元琇判度支江淮進

事

進

進

進

進

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
食李納無計欲東身入朝元瑋迺支米十五萬石與
之納軍遂濟三月入河運第一網米三成米至陝俄而
車般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陝俄而
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迫不知所為欲使
人聞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韓相報曰慎不可奏
其判度支來在外勢不禁它反被它更鼓作言語待
其今冬運畢當請朝觀此時面奏時蝗旱運路阻滯
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手詔者皆為催米且
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公忠副朕
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被
外支蓋瑋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不為
朝廷大計幾至再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朝
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運事且言元瑋支米
與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敢奏上大驚即日
貶瑋為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
大以吏部侍郎班宏為戶部侍郎度支副使度徒洛
吏部翻使疏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

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

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鹽州古回翻吐從職入

字騎奇寄邠邠甲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

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昌化郡漢離

石地河曲六胡州時已為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舊

州名帶刺史故於時猶有六胡州之名雲州雲中郡

本魏平城地朔州馬邑郡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

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或或

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達嘗為晟行軍司馬

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

言或於六翻晟成正翻過古禾翻又古卧翻延賞等

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朝直同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

腫無軌有言木必先蠹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張延賞之讒聞亦因帝有忌晟之心而入之也為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上慰諭

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

浼素與晟善上命浼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

釋怨晟奉詔浼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

飲盡歡又宴於浼玄佐之第亦如之浼因使晟表薦

延賞為相朝直通鑑見賢通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

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

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習中矣延

如文士難犯外雖初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延

賞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

將李希烈自建中初據淮西騎奇寄翻槍千羊翻將即亮翻門槍奉國各分左右凡四將左右克平軍

將分十淮西少馬紹翻精兵皆乘驟謂之驟軍驟力

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

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

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

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

李必討誅 派西叛平

宰相程 怨具叩 李公誤失 卯丁

李必討誅 派西叛平

李必討誅 派西叛平

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安勒追之和素反為所

敗補丙午上急遣中使救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

防遏勿令濟河陝若從同華至陝則不必濟河矣泌

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九域志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趣七喻翻

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陳讀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

西兵亦不敢剽掠剽四明日宿陝西七里陝西者陝

距城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其驍勇者分

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

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呼火勿遮道勿留行

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以半道隨而擊之前者得脫

後者務准心不存又遣兵俟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

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

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陳讀明日四鼓淮西兵起

行入隘兩伏發賊眾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

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眾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

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道又遣都將燕子楚

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長水本隋弘農郡長淵縣

水五代志曰長淵縣後魏曰南陝西魏更名唐志

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

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已西沙渠谷已

東為南陝縣廢帝改為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為名

唐陝長水九域志在府西二百四賊二日不食屢戰

皆敗英岸追至求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眾大半趣長水帥讀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一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復扶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甘少少詩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為于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篤州肅宗至德元載篤州陷獲西瀘

南詔鄭回

令鄭回西瀘州屬嶺州本漢邛都縣地江左置宣化郡隋改發郡置可泉縣天寶元年改曰西瀘

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迦求

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

之及異牟尋為王大曆十四年異牟尋以回為清平

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南詔官曰坦綽曰布燮曰文贊

猶唐宰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

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每入寇

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斂重數斂力贍翻重又奪其險

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

自歸於唐說式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

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
皇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

附皇奏令吐蕃弃好好呼暴亂鹽夏夏戶宜因雲南

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八國生羌白狗君哥隣君

董君清遠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皇先

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趨為南詔內張延賞與

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言

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刺史劉滋罷為左散騎

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

上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吏救迥不贖渾

雖為滉所引薦止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編察為相不

滿歲而罷先相公謂滉父休也罷相事見今公又甚

焉柰何榜吏於省中榜音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

人臣所宜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滉愧為之少霽

威嚴為哥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滌充入吐

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

韓滉薨滉久在大曆十四年滉觀察所辟僚佐

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

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並

謂並肩而坐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監其人

韓滉卒

者坐祖卧翻

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

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武德四年

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求泰元年復

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治秋浦秋

浦漢石城關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唐初分十

道江南東西道與二浙總為江南道乾元置浙江西

道觀度使兼領宣歙池三州其後罷領復領不一

自分三浙為三道而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

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浙西觀

察使果州南充郡治南充縣建中四年十二月白志

貞恩州司馬中開蓋轉果州刺史今自刺史

復欲用為柳渾曰志貞儉人儉利於上俸人也又

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不用之渾疾

聞如遂乞骸骨以言不許甲申葬昭德皇后

于靖陵王后諡昭德靖陵在三月丁酉以左庶子

李錡充入吐蕃使錡思廉翻吐初吐蕃尚結贊得鹽

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去年冬吐蕃留兵

屬靈州漢富平縣地宋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

繼又聞李晟克摧沙焉晟成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

晟成正翻燧音遂渾戶昆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

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

吐蕃請盟

侵地清水盟見二百年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

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為手為翻以馬燧智

為之請使其劫盟之謀獲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

則自擯功名而智略不足信

擊之韓游瓌曰吐蕃弱則求盟疆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滉呼廣翻部以戰翻又音善洮上刀翻將即亮翻日那志作論恭會滉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使上亦恨回紇謂陝州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止會已意評遠定史言馬燧張延賞數言晟不宜又典兵請以鄭雲遠代之上曰

樂壽晟
兵柄

當令自擇代者力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帝

禮李晟謂之大臣之往也史言帝忌李宜留朝廷朝

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

樂壽人也樂壽本漢河間樂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

壽唐初屬瀛州永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

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勳上柱國餘悉罷

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好呼余竊慕

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

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

大司馬

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

余謂李晟欲忠於君李叔度之言亦可謂忠於李晟及

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朝直遙翻沈持林翻

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

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

宋白曰鳴沙縣屬靈州本漢

此置會州建德六年立鳴沙鎮隋文帝立環州以大

河環曲爲名仍立鳴沙縣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

異於餘沙故曰鳴沙其衆之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賈以

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泚且禮翻又音此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

鹽夏守將以城授我而道非我取之也夏戶雅翻今

明公來欲踐修舊好言欲踐前言以修舊好一曰欲

呼到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

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言嘗與渾城共討朱泚知其忠信靈州

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

請使之主盟尚結贊欲因盟劫執二帥以取夏四月

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

尚結贊曰臚陵如翻復扶又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

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清水漢故縣唐屬秦

幹至自鳴沙傳向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

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

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及元帥已

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

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澣報尚結贊希

通鑑二百二十一

二十一

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會盟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怨渾瑊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瑊主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從鄭彥家傳且令先歸

鹽夏二州令力丁翻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

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

封貞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宋奉朝宦

者也朝直已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

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士

黎樹旣盟而歸瑊置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

奏土黎樹多阻隘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

新唐書地理志平涼西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

告之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朝直

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

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曼曹

濟奔長安閏月己未韋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

時書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琶兩林各有大鬼使

誦伺導達雲南誦翻正翻又火迴翻庚申大省州

縣官負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

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初韓滉薦

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

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

問玄佐勞力到翻玄佐卧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

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

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史言張延賞妒

功疾能之罪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

使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

七州隸之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

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好呼到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

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

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

城表稱詔示之稱詔以渾瑊表稱示百官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

必不成李晟時加大尉故以稱之此渾侍中表也盟

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李晟洮州人長事王

思嗣李抱玉皆有功名長知兩翻備諳虜情請悉也所以論奏但

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游

瓌屯洛口縣屬原州本陰盤也天寶更名時其地已

沒於吐蕃曠古回翻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以為城援元光謂瑊曰潘

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謂與公

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

也柵測 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

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騎音寄

諭翻唐書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

分平涼置長城郡及黃石縣隋大業初改黃石為百

泉宋白曰時尚結贊與城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

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

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更工衡翻覘丑城

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尺

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

幕易禮服禮服盟虜伐鼓二聲伐鼓擊大譟而至殺

宋奉朝等於幕中諫則寵翻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

乘之伏鬣入其街馳十餘里街方及馬已故矢過其

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

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

成陳以待之陳讀曰虜追騎愕眙驚視也城入元

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西馳者韓遊瓌所

元光以輜重負城重直與城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

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馬

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

吐蕃而後 贊初盟

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拂渾書生不

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

直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近鎮言邪

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令街使遞其表以示渾明

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

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

者復扶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

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遣尚結贊遺唯至吐

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

原州自廣德初沒於吐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

州蕃城邑墟矣故曰故

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城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

姪奔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

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在河曲謂

馬燧時屯石州不度河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

得歸今當柰何拘其子孫命奔與宦官俱文珍渾瑊

將馬寧俱歸獨遣奔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之

帝馬寧歸則必言之於渾瑊中外傳播燧分囚崔漢

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馬

信尚結贊之言而為之請和既墮其計矣德宗又信

尚結贊之間而惡馬燧又墮其計焉然德宗但知惡

馬燧而不知惡張延六月丙戌以馬燧為司徒兼

平祿之復張
廷賞派之者
也馬燧也
洋城又吹之

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惡鳥路翻

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去羌口翻 間古莧翻

病不視事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為

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馬燧初鎮河東即親任李

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分扶誠為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為河東節

度使率子吐蕃之戍鹽夏者鎔運不繼人多病疫

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書兵分守之韋臯

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召論之趣遣使入見趣讀曰促見 賢遍翻下同李泌初視事事寅與李晟

馬燧柳渾瑊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事見二百一十九載朕今用卿欲與卿有

約此亦帝猜忌發 見之一端也卿慎勿報仇有田心者朕當為卿報之為于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

害臣者今自斃矣奈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

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一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臣陛下曲則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惟此為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復扶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大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

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征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樂音故臣願陛下勿以一臣功大而忌之一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鳥

其翻樂音洛李泌不特欲使李晟馬燧無自疑之心亦以德宗猜忌開廣而言之耳上曰朕始

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

計也朕謹當書紳一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

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

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

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

吏部兵部主文武選凡奏擬皆過門下省百司舍人

奏批侍中既審給事中讀之有違失則駁正

則有六押唐制中書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同署至

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莫若各其所以所主是乃有司

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宜也必請復所減

州縣官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上曰且吏以為人也為

偽翻下誰為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一而吏

負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

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

未當也當丁浪翻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

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負官字傳

句斷謂計其在官之日叙資然後隨所減負而傳其

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

者不除府官此必所謂冗官不減上皆從之乙卯詔

先所減官並復故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

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謂上自奉天幸山南時也值霖雨道塗

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家傳及舊叔明

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廷

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齟齬為盟著行勝釘

草幅縷足勝勝詩采菽斜幅在下傳云幅幅也所以邪

自幅東也箋云邪幅如今行勝也幅東其腰自足至

膝正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釘鞵以皮為之外施

油蠟底著鐵釘更鞵上馬以至梁州更工衛翻它人

皆不得近近其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龍遇

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部國肅宗之女

初嫁裴徽又嫁蕭昇唐制皇姑為大密以白上上謂

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少始照翻殆必

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

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為于泌曰必延賞也上

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言延賞與昇且

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仲翻而部國乃

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

因請除昇它官勿令宿衛以遠嫌秋七月以昇

為詹事部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

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

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夏州雅翻使疏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

法以來兩稅事始見二百一潘鎮州縣多違法聚斂

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贈翻

泚且禮翻又音此 權率者拘推而數率徵罰者吏民有

罪罰使納錢穀以免罪而加數徵之也凡此皆州鎮以

充軍資點募強壯以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

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章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

州之外悉輸京師令力丁翻留使者留以應本道節

經用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

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重設賞格告者依格給賞而罪

其隱沒者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

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

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樂音洛急則競為

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

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負外郎元友直為河南

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度徒洛音初河隴既

沒於吐蕃宗初年河隴陷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

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

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仰牛向翻隴陵如翻鴻臚

縣謂京兆府及其所屬赤縣畿縣也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

市肆不勝其弊度徒洛音李泌知胡客留長安父者

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實取利舉者舉貸

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

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

訴之政府謂相府也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

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直今當假道於

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

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

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

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散悉餘皆為卒

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纜千餘人歲省度支錢五

十萬緡市人皆喜見世德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

上復扶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

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

萬緡國家比遭饑亂此此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

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聖減戍卒

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

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

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

蕃又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

藏惡繒染為絲纈藏祖波翻繒積於庫藏年深以

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要皆因党項以市

之每頭不過二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

命諸冶鑄農器雜麥種種章勇翻分賜沿邊軍鎮募

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

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為子來春種禾亦如之關

中土沃而又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

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

請卷四
苗元所及
府兵

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

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

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成卒因

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復扶舊制成卒三

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費給長牒續食而遣之發赴邊鎮

者本貫為給長牒所過郡縣續食以至戍所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

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所類翻亦喜聞矣喜許不

過數番則戍卒亡著略翻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治

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

復事矣必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帝遽謂

其事非日暮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

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

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

與其圖吐蕃今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

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成卒應募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自李泌為相繼其處置天下事

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

大言時時讒議能竊移人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

故為人所譏余謂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縱

橫大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泌歎謂代父子之間

姚崇豈能
及李泌哉
使使得過
漢祖事業
青道子房
矣

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必而必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必夷然當之亦智也嗚呼仕而得君諫行言聽則致身宰輔宜也歷事三世潔身遠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濟之略邇未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德宗之度弘於祖父邪必蓋量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蕭姜謂之輕已賣直功如李馬忘而置之散地而沈也恣言無憚彼其心以必為祖父舊人智略無方弘濟中與其敬信之也久矣必之所以取當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庸非智乎其持黃老鬼術說則子房欲從赤松游之故智也但

壬申賜駱

元光姓名李元諒 左僕射同平事張延賞薨射寅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端功數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十八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四十九起疆圍軍關八月盡重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尚結贊遣

五騎送崔漢衡歸吐從曠入聲牛漢衡為吐蕃所擒且

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

上時掌翻觀古玩翻受其表而却其人初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

相息亮翻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

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為子柳渾頭可斷

斷音舌不可禁禁居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好呼

醞紆運翻藉慈夜翻史昭曰醞藉有雅度之稱余謂

知說非也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卿氏注云皆為温藉重禮也皇氏云温謂丞藉凡玉

以物緼裏丞藉君子亦以威儀損相以白丞藉温與

同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活翻於上前時發俚語上

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渾褊直無它長音里

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又欲以為上傅泌請

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於此可以見帝

已丑渾罷為左散騎常侍散悉初却國大長公

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部音告長知

翻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武后垂拱二

漢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豐陽縣屬商州漢

置豐陽縣以川為名舊治吉皆出入主第主女為太

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

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又於於上大怒幽

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兩知孝友温仁

李泌保
護太子

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考異曰按德宗十子

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奈何一旦

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

得間人父子間古翻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

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語牛翻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

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昭靖太子弟胤也今陛下

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富此之時微李泌舒王

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父子天性

情利害極處以感動之復扶又翻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

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德陛下

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

必復殺而子也而汝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

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又

自家真情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

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

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

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

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

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建寧王俊德宗之叔也

既委姚

復痛切

曲盡人情

深入肺腑

千載下誦

其切痛

我涕泗

闕下不能

置也

九卷肅宗

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

近

天子左右近其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復

又翻相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

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事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先帝自

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

讒構之端事見同上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

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

承乾屢嘗監國監古術翻託附者眾東宮甲士甚多與宰

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

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

者猶云願陛下不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

從之并廢魏王泰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陛下既知肅宗

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物音願陛下戒覆車

之失從容三日從千容翻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

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

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

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

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

弟殺之海內冤憤事見二百一十四卷此乃百代所

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

大明宮中蓬萊殿北有大液池池中觀其容表非有

蠶目材聲商臣之相也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目而材聲忍人也不聽卒立之商臣後果以宮甲圍成王而殺之正恐失於柔仁耳

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大明宮中有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溫室殿西南在寢殿之側德宗常居未嘗接外人預

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事見八十三卷西東甲如太子瑛開元二十

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與她兄薛鏞有異謀武惠她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太

子從之她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猶未可信况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遂並廢為庶人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累良瑞翻幸陛下語臣語牛

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疑使揚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

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

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橫力孟翻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為于為翻必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

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

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必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樂音洛累力瑞翻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言欲飲藥而死也必曰必

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禮記之言苟必身不存則

事不可知耳聞一日音聞上開延英殿獨

召泌宋白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閣

書有公事數奏即宰臣入榜子流涕闌干泣涕縱橫

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赴對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

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

當謀於卿矣必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

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悸其季翻不可復用扶

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翻

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此言乎甲午詔李萬

不知避宗宜校死左傳齊盧蒲癸臣於慶舍有寵妻

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

橫南及遠州戊申吐蕃帥荒渾之衆寇隴州連營

數十里京城震恐帥讀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

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

汧陽吳山華亭吳山隴州更名以縣有吳山也史昭曰

華亭本屬安定郡後屬隴州老弱者殺

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音驅丁壯萬餘悉送安

化峽西南七十里有安化縣又隴州汧陽縣有安化

鎮將分隸荒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

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起敬起孝禮記之言苟必身不存則

事不可知耳聞一日音問其文間上開延英殿獨

召泌宋白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即降宣頭付閣

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榜子流涕闌干泣涕縱橫

日闌干淚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

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

當謀於卿矣必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

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悸其季翻不可復用扶

又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壽之

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

不知避宗宜校死左傳齊靈蒲癸臣於慶舍有寵妻

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

嶺南及遠州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

數十里京城震恐帥讀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

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

汧陽吳山華亭吳山隴州隋之長蛇縣也唐自

華亭本屬安定郡後屬隴州垂拱二年更老弱者殺

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短音驅丁壯萬餘悉送安

化峽西南七十里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

鎮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

德宗猶知失體

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幾居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復扶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沔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

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必薄必翻言此誠

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

財春秋左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

道貢獻及罷宣索道中使以聖旨就有司宣取必有

所須請降敕折稅折之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

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紇下沒翻吐當沒翻可從

李泌請許回化和親制吐蕃

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

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

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

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一如

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吐從微入聲上曰二國

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恨回紇也泌曰臣固

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見上卷是為今之計當

以回紇為先二國差緩耳二國謂雲南大食天竺上曰唯回紇

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

許臣言相息亮翻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回紇宜

大正日四十六

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

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二百

寶應元年陝失冉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難欲翻

難乃未暇報之和則決不以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

者乃卒羽可汗陛下即位備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

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

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弼殺突董九百餘人殺牟羽殺

突董事並見二百二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

見二百二十七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

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而言為于

卷建中二年

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凡人言死則見其人於

地下人主之前尊君之祖父則曰見於上曰容朕徐

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

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

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

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

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

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

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宣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

嘗見也勞力到翻討安慶緒之時葉護固邀臣至其

代宗以廣平王為元帥

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破兗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小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造七到翻又不北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驁五告翻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二載

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曰廣平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卒羽之叔父也卒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難難乃故

其志氣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

屈嘗是之時臣不敢言其苦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

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不敢察察言故云爾而天威所

臨材狼馴擾馴從也善也擾者順也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

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

則屈已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卒羽乎卒羽

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

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此多少之少音詩紹

翻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

恕臣曰卿二人復不與朕復扶朕當奈何泌曰臣以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為回紇不足怨歸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

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回紇至德二載與代宗復兩京實應元年

又與帝復東京是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

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見二

十三卷代宗此乃必報之讎况其寶普尚存言牟羽死則

廣德元年回紇為可怨寶普尚存則國讎當必復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為翻

別被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

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

我為夷狄之笑乎復扶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

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

侍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

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

人印馬不過千匹唐六典有諸監馬印凡諸監馬駒

右驛以監各依左右亦稱印印尾側若形容端正擬送

尚乘者則不須印監各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

字印尾側依左右開印以三花其餘雜馬上乘者以

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右驛經印之後簡入別

所者各以新入與監各印印左頰官馬賜人者以賜

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印並印右頰諸

蕃馬印隨部落各為印識題馬印印印印印印印印

謂印馬者回紇以馬來與中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

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

荒夷讐吐蕃讐之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

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
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
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
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
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
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
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
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音短雲南自漢以
來臣屬中國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間揚
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事見二百一十六載苦

於吐蕃賦役重粟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

西域為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大食既并波斯突騎

施又亡其地東盡葱嶺西南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

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

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達州咸安郡公主上

異曰鄴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

書十二月回紇遣聿支達干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

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啜達干來貢方

物且請和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

初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

于麟德殿且令齎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縮五

萬還之許互市而去十二月無聿支入聘之事回紇

自大曆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寇信使往來亦無不和

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羈縻不絕

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

大曆十一年

通鑑卷二百一十三

十一

數之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聿支即默啜與合
闕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即為請昏之使合闕即為
謝恩之人又必論回紇凡十五餘對須半月以上必
又云臣木夾中與書令朝臣遞云一月可到歲內報
實錄月日因許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歸其馬價絹
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

五萬疋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

連雲堡在涇州西界

宋初曰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所虜進
退烽火易通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
種麥已畢絕萬頃而皆巨野大喜既而尚結贊來
入寇諸軍閉壁候夜斫營悉捷結贊乃退歸上以
餘年來邊軍嘗被戎挫皆入踐京畿此來始敗又不
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錄吐蕃陷華
亭及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戶牛畜萬計悉送至彈箏
峽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
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
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

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

杆之多兵時得空穗而已

禾交熟而不收穫其

由是

涇州常苦乏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

武德二年

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寧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於縣
置雲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為防隋文帝廢防為豐
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為豐義縣屬彭州貞
觀廢彭州以縣屬寧州其城即後魏雲州城前鋒

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游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

武城

復扶

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妖僧李軟奴自言

本皇族見嶽瀆神

嶽謂五嶽瀆謂四瀆妖於遙翻

命已為天子結殿

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

送內侍省推之

推鞠

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族滅

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事見上卷中外家

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

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

臺推付御史臺推鞫之也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

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

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

及者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

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吐蕃以苦寒不入

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考異曰鄴

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瑊為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

修西界堡障濠塹南接涇州於是塞內始有藩籬之

固尚結贊不能輕入窺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

邠寧節度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眾歸汴州劉昌本汴

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以汴兵八千餘防秋兵退

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

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

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樂音

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

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強其良翻曾

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

此等人不得效一職于朝廷可歎

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復方自翻復除也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墜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勤恤者切也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竒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載子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格音閣殘虐下民橫增賦歛橫戶孟翻歛力贍翻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樂音

洛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屏心鄂翻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竒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恐其自疑而動於惡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

一定考異曰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

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村五等戶臨時科配也又云額內官勿更注擬免任者三考勒停此蓋

用李泌之策也按新舊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真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真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據此則似有額外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則內官應作

外字之誤也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倍俸倍大

用翻考異曰實錄字已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錢給

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它用按與元元年正月敕其所加舉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

停罷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買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

從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

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

涇州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劉昌以兵防秋為行營節度使李元諒本鎮華州鎮鎮國軍節度使昌

元諒皆帥卒力出帥讀率下同數年軍食充羨羨涇隴

稍安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欲其子

遊謂當連坐也瓌古回翻朝直饒送其薄遊瓌見上

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賢從入

聲還從宣翻軍中憂懼者眾遊瓌忌都虞候虞鄉范

希朝有功名得眾心虞鄉縣屬求其罪將殺之希朝

奔鳳翔上召之實於左神策軍遊瓌帥眾築豐義城

二版而潰城二尺為一版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

帛二十萬至長安元友直直句勘東南兩稅李泌悉輸

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必薄必翻數所仍敕諸

必薄必翻數所仍敕諸

此必在德宗
而不故也
其人臣之難也

温公雖云
徐然郭侯
李貪欲
至不得
不也

郭侯之陳
任得袖約自
請之意

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相息亮翻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

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

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

之所自來也扶夫音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

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稱尺證翻是猶

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

者非其道故也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

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正日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

之以取信為千偽翻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我

萬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泌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

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傳今將帥立功而

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

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長知兩翻言必祝今社郵

有舊祠白起死於杜郵故有舊祠在焉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

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惠以太尉司

公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

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

上從之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

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

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從千曰盧杞忠清彊

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

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異曰考

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本泌語之下有與勉

僕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殺

炎事見二百二十擠顏真卿於死地事見二百二十

七卷建中二年又七激李懷光使叛事見二百二十賴陛下聖

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

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

論難難乃曰翻下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

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交不可忍者言炎既形非

由祀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事見二百二十

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苟可以言

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

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見書西

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到翻

量音良理體猶言治體也崔祐甫性褊躁躁則朕難之則應對失

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

驕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難乃曰翻盧杞小心朕所

同復扶又翻

宰相必得
如郭侯干
載無相失
此後人臣進
言始居

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見論語喪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當翻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先悉如此則理安。理安猶言治安也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揚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庶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公言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

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直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時主未嘗不知名器之濫也

劉昌復築連雲堡。云九年九月

又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德

考異曰：實錄作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

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福建觀察使

吳誥。武德四年分泉州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

作亂，殺誥腹心十餘人，逼誥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

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乙未，隴右

大...

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良原縣隋大業初置唐屬涇州

貞元二年為吐蕃所破今乃修復元城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分安定縣置良原縣西

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雲南王異牟悉欲內附未敢自遣使

先遣其東蠻鬼主驃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苴子魚翻見賢

編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資甚厚封王給印而

遣之封驃突苴為和義王苴夢衝為懷化王苴那特為順政王辛未以太子賓

客吳湊為福建觀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涪音

吐蕃二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

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

先悉薦翻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

陽城

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馬計而去夏縣人陽城以

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夏戶雅翻柳公在古邑李

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韓游瓌以吐蕃犯塞

自戍寧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

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

使韓全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

遊瓌不告於衆輕騎歸朝戌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

乘無帥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騎奇寄翻朝直遙翻

日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因剽

掠城市剽匹妙翻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為

神字軍

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刃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眾迎獻甫帥讀曰率上聞軍無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亦令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覬安反乃也上嘉之擢為平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軍 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已未奚室韋寇振武 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宋初曰室韋契丹別種東胡北邊蓋于零苗高也地據黃龍北傍獨越直長安東北七千里東黑

水鞞鞞西突厥執宣慰中使一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眾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者為奚室韋所殺 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事始見上卷上年句古矣翻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白餘萬緡斛氏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

四鶴其止
蕃徒

跌都督改奚結跌徒結翻跌跌以下千餘人來迎

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

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當為子因詈辱吐蕃使者以

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

為回鶻許之考異曰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

鶻崔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

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比荒君長錄及

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

傳不應言之今從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

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

屯於瀘北瀘北瀘水之北瀘水即韋臯知雲南計方

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

銀函貯丁呂翻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

兵二萬屯會川會川本即都縣高宗上元二年徙縣

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十里以塞雲南趣蜀之路悉則翻翅後

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

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

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二萬攻東蠻七千

寇清溪關清溪關在嵩州界自關而南七百二十里

五千寇銅山新志黎州有銅山要衝十一城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

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庚子冊命

雲南興
吐蕃雜

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

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自此以後

通鑑皆依前吐蕃取前日之敗謂上清溪關復以

眾二萬寇清溪關萬攻東蠻又皇命韋晉鎮要衝

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略使劉朝彩出關連戰自

乙卯至癸亥大破之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

運以甬橋為咽喉音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徐州與

屬鄰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高明應嗣鎮徐州如

元年少若李納一日復有異圖復扶又竊據徐州是

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

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

青揚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駭可代

駭五且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它人得之則不可復

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

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如法者有故其下無不畏

而悅之橫海節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留後

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西

五年春二月丁亥章皇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

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遺唯

先悉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

張建封
揚州

巳巳

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橫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

分弓高景城為景州景州本屬滄州武德四年屬瀛州貞觀元年屬滄州大曆七年屬瀛州引高漢古縣魏晉廢省隋置弓高縣於漢兩縣

地唐屬瀛州仍請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

乃以負外郎徐伸為景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李泌屢乞更命推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

雖清彊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

董晉方正可處門下處門下已勳上皆以為不可參誕之玄

孫也武德中勳齊王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

郎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復扶庚子以

董晉為門下侍郎竇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

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

為人剛果峭刻尚長辛竇度徒洛翻無學術多權數

每奏事諸相出相悉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

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

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

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

前者不足道也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宰相

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蓋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必翻薄

薨呼肱翻故為世所輕考異曰國史補曰李泌相

速灑掃公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盞會有人

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者曰某侍

郎來取盞必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即位

尤惡巫祝淫譚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

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

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恆及在

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

為朝士戲侮頭貽譏謂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

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

聖主以濟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况為人外

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况蘇

州人按泌雖詭誕好談神仙然其知略實有過人者

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

過家傳出於其子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之功欲宥其一子事見二百三十一卷貞元元年而子孫皆已伏誅

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燕於夏賜姓

名李承緒除左衛率曹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率所律翻及守其墓祀冬十月韋臯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雋州臺登谷臺登漢縣唐屬雋州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城柵無不下

韋臯復

馬希文

數年盡復雋州之境。焉定節度使張孝忠與兵襲

蔚州蔚州勿翻驅掠人畜詔書責之踰旬還鎮。瓊州自

乾封中為山賊所陷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毋

賊蓋黎人也宋白曰瓊州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

使西南風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一日至

新會縣或便風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

十日到廣州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十二月庚午聞回

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

甲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

假道於回鶻以奏稟為吐蕃所隔回鶻之路不可

也故假道於回鶻以入奏元悉翻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謀求無厭又

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沙陀西突厥別部處

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

回鶻三葛祿葛邏祿三部也一日謀刺二曰婆旬三

唐書作白回鶻數侵掠之數所吐蕃因葛祿白服之

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詰于迦斯將兵救之。雲南

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誼之絕于辰章阜復以書招

諭之復扶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

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財巨萬二月乙亥遣

中使復葬故處。初朱溫敗於貝州卷興元元年

大三日冊三

迎佛骨 干原

其棣州刺史趙鎬以州降

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

俊召之不至田緒殘忍

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

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

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厚

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

棣州以悅之為于偽翻因請

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

武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

俊使其子士真擊之不

死傳曰可汗為少可敦葉公

忠貞而自立主所毒死

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

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

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

一阿啜為可汗年十五相息

帥讀曰五月王武俊

也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

奔鄆州鄆音李納分兵

以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

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

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

城等四縣回鶻頡干

之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

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

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

忠皆降於吐蕃為後沙陀

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

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

之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

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

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

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

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去年

郭鋒冊忠貞可可汗拜口

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

立 四鶴秋

唐頡北人呼父曰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

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仁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

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立數萬將復北庭又為吐蕃

所敗敗補邁翻史死者六千襲古收餘眾數百將還

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日與我同至牙帳既而留不

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北庭既陷于吐蕃安西路絕故

莫知其音問而西州猶為唐固守為于偽翻葛祿乘勝取回鶻

之浮圖川浮圖川在烏德健山西北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

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

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册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

容驕慢先悉焉翻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

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

景略先據高壘而坐壘即隴字梅錄俯僂前哭俯低頭也僂曲背也

主翻僂力景略撫之曰可汗卒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

氣索然俱盡索蘇各翻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

名聞塞外問音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十

一月庚午上祝圓丘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

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

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

歸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儂薨儂音戶光翻

二月癸卯

遣鴻臚少卿度鉉冊回鶻奉誠可汗鉉音輝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黎平涼故城舊書

以扼彈華峽口浹辰而畢浹與周禮挾

同鄭注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此言浹辰從子分兵戌

之昌又築朝谷堡舊唐書作胡谷堡東甲子詔名其

堡曰彰信舊書作彰義涇原稍安初上還長安以神策

等軍有衛從之勞從才用皆賜名典元元從奉天定

難功臣難乃旦翻宋白曰唐玄宗平內難賜衛上葛

奉天及幸山南賜從駕立功將校為元從功臣及僖昭顯

等播遷功在差多至後以梁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

侍恩驕橫孟翻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謂

刑之者勝音朝笞一人女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

藏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

則府縣不能制卒已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

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

禁身以聞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

神策六軍者指言神策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

軍也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射生軍四年以左右射生

殿前射生左右神威軍北軍遂為十軍此時神策軍既居

為左右神威軍北軍遂為十軍此時神策軍既居

神策軍
考據

北軍之右史家書此事又專言神策特恩陵暴面有

是認則所謂神威六軍者亦當為神策六軍威字誤

也此神策六軍提起左右神策軍以及左右龍武

武神威六軍也不及左右羽林軍者羽林置於唐初

龍武等軍皆開元以來節次增置於禁

衛又親近於羽林也禁身者囚禁其身委御史臺推

覆縣吏取收答厚必從貶謫癸未易定節度使張

奉忠靈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歛安南都護府本

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羣蠻聞之皆降史言蠻非好亂

五月辛巳置柔遠軍於安南端王遇薨

韋皋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比毗至翻

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

益少紹詩卑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

本閻羅鳳使者也略羅國者異六月丙申皋遣忠義

還雲南并致書敷諭之敷迫也秋七月戊寅以定

州刺史張昇雲為義武留後庚辰以虔州刺史趙

昌為安南都護羣蠻遂安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

陸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實參惡之也惡鳥路

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賊補九月回鶻遣使

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

結心首恭由翻福建觀察使吳淩為治有聲福建

結心長知兩翻福建觀察使吳淩為治有聲福建

福建觀察使吳淩為治有聲福建

福建觀察使吳淩為治有聲福建

福建觀察使吳淩為治有聲福建

閩州治閩縣及侯官縣而於建安縣立建州建安吳
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亦東侯官之地開元
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自此屬
建業三州始不相紊治直吏翻
日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
由是始惡參為寶參賊逐張本
丁酉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
代參黨李翼 睦王述薨述亦弟
吐蕃知章阜使者
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本蠻
也皇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
其大臣之子為質音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
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章阜
遣三部落總管蘇崑心將兵至琵琶川卷二罪翻又音
落兩林

勿鄧豐琶也甜琶川在雋州西南
徽外為下卷明年苴夢衝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唐紀五十九 貞元六年 春正月 朔 日 京師 寓閣 虞博記

甲申八月十八日巳刻記

己丑六月廿六日看畢是日有微雨暑氣稍減
庚寅七月十九日再閱時久早尚未得雨
丙辰八月二十三日辰刻閱完時骨痛愈

甚博記

戊子正月二十日京師閱虞博

戊寅二月初九日燈下完

庚寅二月初十日閱虞博

亦會審西城氏王大三毆死以張三案王二自認獨毆與元無干刑訊不易辭嗚呼彼亦人也
也死既死之罪何甚賢哉以古義繩之王二應免死矣按今之法則王二如律杖償不
法於法外行事也而世有衣冠之列視兄弟如路人又從而下石者真狗彘之不如也余
抱天倫痛刺心切骨不禁為潸然 庚寅夏五廿二日嚴虞博記

癸丑仲冬廿四日鑿閱記

丁巳十一月二十三日閱逸農



乾隆壬申正月穀日有禧記

